

§ 愛奧尼亞之遊(2)以弗所(Ephesus)



愛奧尼亞與小亞細亞沿岸指的是薩摩斯島(Samos)、米利都(Miletus)、以弗所(Ephesus)、普里恩(Priene)、科羅豐(Colophon)、希俄斯島(Chios)。

西元前 554 年春。

薩摩斯島外的海面籠罩著一層淡淡的晨霧，陽光灑在海上，映出一片銀藍色的波光。微風吹拂，商船緩緩朝東方航行，甲板偶爾發出木頭摩擦的輕響。



畢達哥拉斯站在船頭，雙手扶著船舷，任由海風吹亂他的頭髮。他的目光越過海面，望向遠方逐漸浮現的海岸。

那裡，就是愛奧尼亞。

遠方的山巒若隱若現，在晨曦之中，一座巨大的神殿輪廓慢慢浮現。

優媞婭坐在船尾。她的髮絲濕潤微卷，像是被海浪梳過的銀絲，雙足浸在船尾湧起的白沫裡，偶爾踢起一串水珠，化成細細的虹。

「畢達哥拉斯，你還在想那幾位米利都的智者嗎？」
畢達哥拉斯笑了笑。

「我是在想，人如果能丈量大海、測量天空，是不是也能測量自己的靈魂？」
優媞婭歪著頭，一臉疑惑。

「靈魂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它也是水做的嗎？」

畢達哥拉斯忍不住笑了。

「也許吧。」

他望著遠方。

「水可以映照萬物，卻抓不住自己的樣子。人的靈魂，好像也是如此。」

優媞婭眨了眨眼。

「你們人類真奇怪，老是喜歡思考看不見的東西。」

「因為看不見，才更值得追尋。」



她沒有回答，只是伸手撥動海面。海浪立刻像聽懂她的命令一般，在船後綻放出一圈圈漂亮的漣漪。

船很快駛進以弗所港口。

這裡比薩摩斯更加熱鬧。

港口停滿來自各地的商船，希臘、呂底亞、腓尼基、埃及，甚至還有遠自波斯而來的商旅。碼頭上堆滿香料、橄欖油、葡萄酒、絲織品與琉璃器皿，叫賣聲此起彼落，各種語言交錯在一起，熱鬧得像永不停歇的浪潮。

畢達哥拉斯一路東張西望，眼中滿是驚奇。

「這裡真像整個世界都聚集在一起。」

優媞婭輕輕點頭。

「所以智慧也會聚集在這裡。」

兩人順著大道往城外走去。

不久後，一片潔白的大理石柱林映入眼簾。

那正是仍在興建中的亞底米神廟(Temple of Artemis)。

數十根巨大的石柱已經高高豎立，工匠們站在鷹架上，用鐵鎚一下一下敲擊著石材，清脆的敲擊聲在平原間迴盪。



陽光照在潔白的大理石上，整座神殿像披著一層金色光芒。

畢達哥拉斯站在神殿前，久久沒有說話。

「她真像大地的母親。」

他望著正在雕刻的女神像。

神像胸前刻著象徵豐饒的多乳造型，代表孕育萬物、生生不息。

優媞婭看著那些石匠，忽然笑了。

「你有沒有發現？」

「什麼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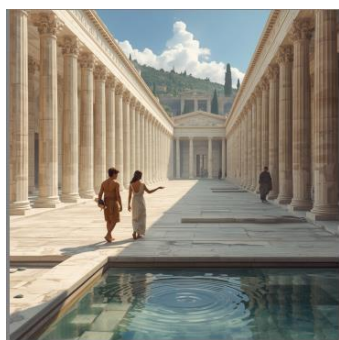
「他們在石頭裡尋找神。」

畢達哥拉斯一愣。

「而你，卻在數字裡尋找神。」

少年沉默了一會兒，嘴角慢慢揚起。

「也許……其實是一樣的。」



第二天清晨，兩人離開以弗所，沿著愛奧尼亞海岸一路向北。

海風吹拂著山坡上的野花，沿岸的松林散發出淡淡的松脂香氣。走了大半天，一座依山而建的城市終於出現在眼前。

普里恩。

整座城市坐落在山腰上，一排排房舍整齊，街道筆直交錯，像有人用尺精心畫出來一般。

畢達哥拉斯停下腳步，望著眼前的景象，不由得讚嘆。

「好整齊……」

優媞婭笑著問：

「跟薩摩斯有什麼不同？」

「完全不同。」

畢達哥拉斯慢慢向前走去，目光不停掃視著街道。

「薩摩斯是順著山勢自然發展，每條街都像溪流一樣蜿蜒；但這裡不同，每條道路都筆直得像用墨線彈出來的一樣。」

他伸手比劃著。

「你看，南北、東西互相垂直，每一條街都保持相同的距離，整座城市就像一幅巨大的幾何圖。」

優媞婭望著那些筆直延伸的石板路，忍不住笑了。

「所以，你連走路都想到數字？」

「因為數字就在這裡。」

畢達哥拉斯指著四周。

「真正的秩序，不只是寫在羊皮紙上，而是能變成一座城市。」

優媞婭望著少年認真的神情，忽然覺得有趣。

別人來到一座城市，看的是市場、美酒和姑娘；只有畢達哥拉斯，一眼看到的是街道的比例。

兩人一路走到城中央，只見一群石匠正圍著一座尚未完工的神殿忙碌。

有人搬運石塊，有人拉著麻繩校正方向，也有人蹲在地上，用木尺反覆丈量柱基。

一位滿頭白髮的老石匠跪在石台旁，小心翼翼地拉緊墨線。

他嘴裡低聲念著：

「線要直，柱才不歪；柱不歪，屋頂才能承受天空。」

畢達哥拉斯站在旁邊看了許久，終於忍不住開口。

「老人家，我有一個問題。」

老石匠抬起頭，看見眼前只是個少年，不禁笑了。

「說吧。」

畢達哥拉斯蹲下身，指著地上的墨線。

「您說要垂直於大地，可如果大地本來就是彎的，又怎麼會有真正的垂直呢？」

四周忽然安靜下來。

幾名工匠也停下手上的工作，好奇地望著這位少年。

老石匠愣了一下，接著哈哈大笑。

「小子，你問得倒有意思。」

他慢慢站起身，把手裡的木尺遞給畢達哥拉斯。

「我們石匠可不懂天地是不是彎的。」

他拍拍自己的胸口。

「我們只知道，只要心是正的，尺就不會歪；尺不歪，柱子自然站得直。」

畢達哥拉斯怔住了。

「心正……」

老石匠笑著點頭。

「人若先歪了，再好的工具也蓋不出好房子。」

說完，他轉身繼續工作。

畢達哥拉斯卻久久沒有說話。

優媞婭走到他身旁，輕輕撿起一塊碎石，隨手拋進旁邊的泉水。

咚。

碎石落入水中，一圈圈漣漪慢慢向外擴散。

「你看。」

她微笑著。

「這也是幾何。」

畢達哥拉斯蹲在水邊，看著那一圈圈越來越大的圓。

「每一圈都不同，卻又遵循同一個規律……」

優媞婭沒有說話，只是安靜陪著他。

她知道，眼前這位少年又開始思考了。

在別人眼裡，那只是水波。

但在畢達哥拉斯眼裡，那是一種秩序，一種天地運行的語言。

午後，兩人登上山坡上的劇場。

石階一層層向上延伸，俯瞰整座普里恩城。遠方是閃耀著陽光的愛琴海，近處則是整齊排列的街道與屋舍。

優媞婭望著遠方漂浮的白雲，忽然問道：

「你說，光有形狀嗎？」

畢達哥拉斯抬起頭，看著陽光灑落在山谷間。

他沉默了很久，才輕聲回答：

「如果光沒有形狀，又怎麼能照亮萬物？」

他望著遠方的海面，眼神愈來愈明亮。

「總有一天，我要找到它們共同的規律。」

「光、聲音、數字……」

「我相信，它們一定來自同一個地方。」

微風吹過劇場。

山谷裡傳來悠長的回音。

那一刻，畢達哥拉斯並不知道，多年以後，他將提出「音樂與數學和諧」的思想，讓世人第一次相信，看不見的數字，也能化作天地間最美妙的旋律。

離開普里恩後，兩人沿著海岸繼續向北。

道路兩旁長滿橄欖樹，微風吹過，銀綠色的葉片沙沙作響。

遠方的山丘起伏連綿，偶爾可以看見幾座白色的小村落點綴其中。

走了兩天，他們終於來到科羅豐。

和繁華的以弗所相比，這裡安靜許多。

街道沒有擁擠的商旅，也沒有震耳欲聾的叫賣聲。空氣裡飄散著陶土燒製後特有的氣味，偶爾還夾雜著墨水與羊皮卷的香味。

優媞婭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氣。

「這裡聞起來很舒服。」

畢達哥拉斯笑了。

「因為這裡沒有商人的銅臭味。」

優媞婭噗哧一笑。

「你開始會開玩笑了。」

兩人走進城裡，只見許多陶工正低頭拉著陶輪，一件件陶器在掌心慢慢成形。

另一旁則是一間間販售書卷的小店，木架上整齊放著各地抄寫的詩歌、神話與歷史故事。

「原來真有人賣書。」

畢達哥拉斯停下腳步，眼睛立刻亮了起來。

就在這時，一陣悠揚的吟誦聲從前方傳來。

一棵枝葉茂盛的老橄欖樹下，幾個孩子正圍著一名青年聽他吟唱。

此時的色諾芬尼(Xenophane 約 570BC-475BC)二十多歲，一頭微捲的黑髮披散在肩上，懷裡抱著七弦琴，神情灑脫，正輕輕撥動琴弦，唱起荷馬史詩。

「偉大的宙斯高坐奧林帕斯山，眾神舉杯歡宴，赫拉與雅典娜爭論不休，阿瑞斯又為了人間戰爭暴跳如雷……」

唱到一半，他忽然停了下來。

孩子們一臉疑惑。

「怎麼不唱了？」

色諾芬尼摸著下巴，若有所思。

「我突然想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」

「什麼事情？」

他笑著拿起一塊陶片，在上面隨手畫了一匹駿馬。

「如果馬也會畫畫，你們猜，牠們會把神畫成什麼樣子？」

孩子們七嘴八舌。

「長翅膀的馬！」

「會飛的馬！」

「全身金色的馬！」

色諾芬尼哈哈一笑。

「不，牠們一定畫成和自己一模一樣的馬神。」

孩子們愣了一下，隨即哈哈大笑。

「那牛呢？」

「牛就畫牛神。」

「獅子呢？」

「當然是獅子神。」

色諾芬尼聳了聳肩。

「所以啊，人總是把神畫得像自己。」

就在這時，一名黑髮少年從人群後方走了過來。

「也就是說，人是按照自己的樣子創造神？」

色諾芬尼轉頭望去。

眼前的少年約莫十六歲，眼神沉靜而清澈，身旁還站著一位藍髮少女。

少女正笑吟吟地望著他。

「正是。」色諾芬尼點點頭。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畢達哥拉斯，來自薩摩斯。」

「哦？」色諾芬尼眼睛一亮。「就是那座盛產商人和水手的島？」

畢達哥拉斯微笑點頭。

「我來尋找智者。」

色諾芬尼忍不住笑了。

「那你可能找錯人了。我只是個到處唱歌混飯吃的詩人。」

藍髮少女忽然噘起嘴。

「可是，我覺得你的話很好玩。」

色諾芬尼望向她。

「這位姑娘是？」

「她叫優媞婭。」

「哦，原來如此。」

優媞婭雙手背在身後，眼珠滴溜溜地轉著。

「你剛才說，如果馬會畫畫，就會畫出馬神？」

「沒錯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當然只是比喻。」

優媞婭露出一抹神祕的笑容。

「可是……我想看看。」



她悄悄伸出一根手指，一縷淡淡的水藍光芒，無聲無息地落在那塊畫著白馬的陶片上。

下一瞬間。

陶片上的白馬忽然抖了抖耳朵。

色諾芬尼還以為自己眼花。

「……」

啪的一聲。

那匹白馬竟然從陶片裡一躍而出！

牠甩了甩潔白的鬃毛，神氣十足地落在眾人面前。

「呾——！」

孩子們尖叫著四散奔逃。

「馬活了！」

「救命啊！」

有人甚至躲到橄欖樹後，只敢露出半顆腦袋偷看。

色諾芬尼整個人僵在原地。

他低頭看看空空如也的陶片，又抬頭看看眼前活蹦亂跳的白馬。

「……」

「我剛才只是打個比方。」

白馬忽然轉頭看向他。

「誰規定比方不能成真？」

色諾芬尼嘴巴慢慢張大。

「馬……會說話？」

白馬驕傲地抬起頭。

「神當然會說話，我是馬神。」

現場安靜了片刻。

優媞婭終於忍不住，「噗哧」一聲笑了出來。

畢達哥拉斯無奈地扶住額頭。

「優媞婭……妳又亂施法了。」

少女立刻露出無辜的表情。

「我沒有亂施法，他不是想知道馬神長什麼樣子嗎？我只是幫他驗證一下。」

色諾芬尼沉默許久。

忽然整理了一下衣袍，對著白馬深深行了一禮。

「偉大的馬神，請原諒我剛才的無禮。」

白馬十分滿意。

「很好，你很有眼光。」

畢達哥拉斯忍不住笑出聲。

「你真的相信牠是神？」

色諾芬尼一本正經地回答：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不知道？」

「正因為不知道，所以不能急著否定。」

他望著白馬，又望向畢達哥拉斯。

「真正追求智慧的人，既不能因為大家都說是真的，就盲目相信；也不能因為事情太離奇，就立刻否定。」

「在真相揭曉之前，我願意保持懷疑。」

畢達哥拉斯微微一怔。

這番話，竟讓他心中一震。

優媿婭也停止了嬉笑。

連白馬都歪著腦袋想了半天。

「嗯……你這麼說，好像也有道理。」

色諾芬尼忍不住笑了。

「你看，連馬神都開始思考了。」

就在這時，白馬忽然低頭看見路旁一叢鮮嫩青草。

牠眼睛一亮。

「神也是會餓的。」

話音剛落，牠立刻把剛才神聖威嚴的模樣拋到九霄雲外，低著頭大口大口吃起青草，尾巴還愉快地左右甩動。

孩子們看得哈哈大笑。

「原來神也愛吃草！哈哈！馬神在吃草！」

優媞婭笑得蹲在地上，眼淚都快流出來。

「哈哈哈哈哈！我忘記讓牠不要吃草了！」

畢達哥拉斯忍著笑，輕輕搖了搖頭。

「看來，不管是神，還是馬，都有自己的天性。」

色諾芬尼望著那匹吃得津津有味的「馬神」，忽然笑著說：

「也許真正值得思考的，不是神像不像人。」

「而是我們，究竟有沒有把自己的想像，誤當成了神。」

微風吹過橄欖樹梢，樹葉沙沙作響。

而那匹一本正經自稱神明的白馬，仍然埋頭啃著青草，吃得心滿意足。

離開廣場後，畢達哥拉斯一直沒有說話。

優媞婭陪在身旁，慢慢走著。

「你在想什麼？」

「如果靈魂真的存在……」

畢達哥拉斯望著天空飛過的一群海鳥。

「那語言、詩歌、音樂，是不是就是靈魂留下的痕跡？」

優媿婭沒有立刻回答。

她只是望向遠方的大海。

一波又一波的潮水拍打著岸邊，永不停息。

「你看海浪。」

她輕聲說。

「它們一次次退去，又一次次回來。」

「如果海潮可以循環，為什麼生命不能？」

畢達哥拉斯望著海面，久久沒有回答。

這個答案，也許連神明都不知道。

但它卻像一顆種子，悄悄落進了他的心裡。

夕陽漸漸染紅天空。

兩人來到城外的橄欖林。

金黃色的陽光從枝葉間灑落，整片大地顯得格外寧靜。

畢達哥拉斯忽然停下腳步。

「優媿婭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妳會一直陪著我嗎？」

水精靈沒有回答。

她只是露出熟悉的笑容。

「直到你找到水的盡頭。」

話音剛落，她的身影便慢慢化成一縷清澈的水光，消散在晚風之中。

幾滴晶瑩的水珠落在畢達哥拉斯掌心。

冰涼、透明。

像是一個永遠不會失約的約定。

夜色降臨。

畢達哥拉斯獨自站在山坡上，望向遙遠的東方。

他忽然有種莫名的感覺。

世界的智慧，絕不只存在於希臘。

在更遙遠的大地上，一定還有另一種理解天地、測量人心的方法，正等待著他去尋找。

後記：

1. 此時統治呂底亞的是國王克羅伊索斯（**Croesus**），他正資助重建這座宏偉的亞底米神廟(Temple of Artemis)
2. 色諾芬尼(Xenophanes 約 570BC-475BC) 是古希臘前蘇格拉底哲學家、詩人與社會批評者，出生於小亞細亞的科羅封（**Colophon**）